

足球的滋味

延 靜



自由談
世界杯在俄羅斯舉行，我沒有興致熬夜看球，但也間或看電視台播放的錄像。主持人說，中國除了球隊沒去，其他都去了。可不是嘛，中國的各色商品，打進了世界杯。世界杯門票，中國人買了四萬張，排名第八，但前面的七名，都是打進世界杯決賽圈的國家。如果算上贊助商贈票，可能人數更多。想着這些，心裏很不是滋味。

我本來是喜歡足球的，記得上中學時，就曾到過當時北京最大的先農壇體育場觀看過全國聯賽，也曾作為「志願者」為比賽站崗維持秩序。還記得，當年東北聯隊最強，獲得全國冠軍。我們上中學的學校，曾出了一名足球「國手」，我們曾引以自豪幾年。

但上班以後忙於工作，對足球的關心減少了，慢慢淡忘。但退休後，二〇〇二年，韓國與日本聯合舉辦世界杯，韓國外交部邀請我們前往濟州島觀看比賽，又重新點燃了我們心中對足球的關注。

我們到達濟州島，走出機場，只見寫有世界杯字樣的巨大彩色氣球，騰空升起，與周邊的彩旗交相輝映，一派節日景象。去西歸浦體育場看球不禁眼前一亮，整個體育場像一隻大船，頂棚似揚起的風帆

，徐徐駛向大海。濟州島以全新的面貌迎接世界杯，使我開始感受到足球的魅力。

中國隊第一場比賽對巴西隊，我們早早走進體育場，看到看台上中國球迷已座滿，他們身着紅地白條的T恤，看台變成一片紅色海洋。據大會宣布，四萬人的體育場，當天觀眾三萬六千人，而中國觀眾竟達兩萬五千人。比賽過程中，一面巨大的中國國旗由球迷高舉過頭，在圓形的看台上繞場一周，「中國隊，加油」的呼聲震耳欲聾。這天的比賽中國隊雖以〇比四負於巴西隊，但比預料的好。球迷也堅持到最後一刻，直到揮手送隊員出場。此事已過去十六年，但當時的場景仍揮之不去。

我本以為從那次世界杯開始，中國隊每次都可以打入決賽圈。但我失望了。二〇〇六年中國隊沒有打入，二〇一〇年中國隊仍沒有打入，二〇一四年和本屆世界杯，中國隊似乎離決賽圈越來越遠。原來那次中國隊進入決賽圈，也要感謝韓國和日本，因為他們兩家聯合主辦世界杯，韓日兩隊當然進入決賽圈，空出一個名額給了中國隊，而並非外國教練米盧的功勞。

中國足球，與中國的國際地位，何等不相符合。我又想起主持人的話，心中不禁自問，中國隊何時能再打入世界杯決賽圈？



文化經緯
倘若詩讀得多了，無論是古典詩還是現代詩，每當回歸到那一顆詩心，你總會感受到它們是相通的。比方說，杜衝在給戴望舒的詩集《望舒草》寫序時，就透露了這群被稱為中國「現代派」奠基人的詩作者有關於詩的現代感覺：「我們體味到詩是一種吞吞吐吐的東西，術語地來說，它底動機是在於表現自己與隱藏自己之間」。現時再讀，仍以爲此言不虛。所謂表現自己不難理解，詩並非爲寫而寫，而是言爲心聲，有所感、有所思皆可以形諸文字，表現自己是出於詩本性的，若進一步說，是向詩提出了言之有物的要求。隱藏自己則是一種趣味與風格，至少對中國詩來說，它始終追求着言有盡而意無窮的境界，詩除了要有餘韻，還要留給讀者自行想像、領會的空間，故而把話說透幾乎是一種禁忌。如果一首詩寫的都是讀者感到意思清楚無誤的話，似乎也就失去了重新感受其情思的可能與必要，與讀一篇說明書並無區別。

在表現自己與隱藏自己之間

吳念茲

然而，隱藏自己並不意味着追求徹底的陌生感、把詩寫得晦澀難懂，它必須與表現自己取得某種平衡，這是詩人與詩早已達成的契約。而在這方面，古典詩當仁不讓，爲我們提供了極好的示範。在此，不妨以古典詩中的對面落筆法來探究一二。在我看來，它並不是一種供我們掌握以便寫出好詩的修辭技巧，而是那一顆詩心在自我解剖時顯示出的不忍，是情感的糾纏、物我的感通。

李商隱有一首描寫深秋夜景的詩《霜月》，「初聞征雁已無蟬，百尺樓高水接天」，深秋的寒涼已不適合大雁生存，此時成年的蟬亦在產卵後死去；水天一色本是遼闊，而月色與霜景相融，卻又倍感冷清。這兩句也算極盡蕭瑟之意了。「青女素娥俱耐冷，月中霜裏鬪嬋娟」，明明是詩人自己不能承受被冷落，難掩內心悽悽惶惶，但他卻說是青女、嫦娥這些神仙太耐得住荒寒了，竟在月色中爭相鬥妍。這不就是正話反說、又以樂景襯托哀情，詩人把自己隱藏起來，沒有自願自喚聲嘆氣，才成就了如此凄美的詩篇。

姜夔筆下《疏影》也顯見對面落筆之微。

姜白石與李義山同是詩中用情用意至深之人，義山的詩多數是有寄託，馮浩把《霜月》視作艷情詩，無疑是曲解；而在白石詩中，愛情，更具體地說是合肥情遇，則佔據着舉足輕重的位置。他年輕時期的愛人究竟是誰，今天已不可考，衆說紛紛；這位紅顏知己與他相戀數年，可在一次分別後，待詩人重歸合肥，卻再不復見愛人蹤影，其後白石終生不能放下這段感情，幾次輾轉合肥皆因難以割捨，隨家姐外出遊歷亦屬自療。據說，白石詩常見西湖、梅花、琵琶等意象，多與合肥情遇有關，《疏影》自是其中一例。「昭君不慣胡沙遠，但暗憶江南江北。想佩環、月夜歸來，化作此花幽獨。」昭君出塞的故事幾乎無人不知，白石借用昭君的故事卻不是爲了書寫家國情懷。當初分明是愛人不告而別，可詩人卻說她沒有把自己忘記，亦即昭君仍然思漢、懷念故園，恨不得化身爲月掛在窗前給他觀賞。月夜陰冷昏暗，佳人如梅分外幽獨，這裏所表現的莫不是白石的思念之苦。毋庸贅言，這些詩句把自己隱藏起來，反而幫助我們真正抵達了詩人的內心深處。

梁羽生與桂林米粉

張 茅



香港隨筆
新派武俠小說大家梁羽生，屈指一算已去世九年，最近翻看他的《廣陵劍》，讀到武林中人進店子，要了桂林馬肉米粉，一碗倒進口裏，招呼店子再來一碗，如是吃下了六七碗，真的豪氣。後來到了桂林才知道當年馬肉米粉店子用的是茶杯似的碗，比湯碗和飯碗細小，大抵大口吃光了。但筆下的情景，使人留下深刻印象，讓你去到桂林，總要吃一次馬肉米粉爲快。

這年與梁羽生夫婦同遊桂林，同行有畫家、中大國畫導師賀文略，擅工筆，一手出色瘦金體。步出機場，車子接往榕湖飯店，梁羽生家鄉爲廣西蒙山縣，他在桂林讀中學，國學大師饒宗頤曾住進他家一段時間。當日放下行李，稍作梳洗，第一件事要去桂林米粉老店「又益軒」吃馬肉米粉。找到「又益軒」，店子正在打點清潔，準備收市，知道我們香港來的，招呼下來，特別爲我們各弄一碗，喜客的服務態度不知現在還有沒有。

「又益軒」開業於道光年間，在廣西的名氣似北京的「全聚德」。初以爲馬肉米粉用的是鮮肉片，像越南的生牛肉湯河，把熱湯倒進碗將鮮肉片灼熟。原來不是這回事。

馬肉製法奇特，先將馬肉以醬料醃好，儲在缸內，待入秋天氣清爽，再取出臘製涼乾，吃時將湯米粉撈起放進小碗，馬肉切成薄片，放入湯米粉中，加進馬肉的滷水汁，馬很少膘肉，瘦肉爲主，經過滷水，仍留鮮肉味，口感甘香鬆爽，最近卻聽說有些店子未如理想。米粉圓條，湯以馬骨熬成，吃時加入香菜、花生、香菇、蒜蓉、酸菜，口感豐富。梁羽生離家鄉近三十年，當日再嘗家鄉風味，十分感觸，是夜幾人敘於一房，通宵夜話，達旦始散。梁羽生也喜吃潮州鹹菜豬肚白胡椒湯，二〇〇八年澳洲回港，住進紅磡海逸酒店，附近有一家潮州菜館，獲太太點頭應允，要了一客鹹菜白胡椒豬肚湯，很感滿足。這是他最後一次回港了。梁羽生去世，往後梁夫人獨自回港時，代報社一高層人士轉贈手書對聯，回澳洲不足兩年辭世，不勝唏噓。

又一年，與伊達、簡而清在西安街頭冷風呼嘯中吃「小李飛刀」湯麵。事緣一位香港商界友人投資西安的酒店開業，邀約前往湊熱鬧。大家說去逛街，不



◀新派武俠小說大家梁羽生資料圖片

失時機看西安古都的容貌，趁剪綵鳴炮仗的喜慶聲中溜開，坐的士去舊城區感受西安民風。

到了大街的兩旁，街坊食店一家連接一家，每家店子門前掛着藍底白條，上面寫着白色大字「泡饃」，熱氣騰騰，內外都是食客，有人捧着很大的湯鉢站着吃，一臉滋滋入味。簡而清見聞甚豐，卻問泡饃是什麼，伊達出生上海，也答不上，一起好奇地走到店子看。

只見店前一隻特大的鍋，下面燒着火，很大一鍋湯有大白菜、帶着肉的大塊羊骨，熬得濃濃，散發香味。坐在長枱的食客，手中各有一隻大湯碗，拿起一大塊烤麵餅圓形的有碟子這麼大小，各人手上的烤麵餅他們叫「饃」，用手將饃捏碎於湯鉢中，然後走到大鍋旁邊，師傅把熱騰騰羊骨羊肉與大白菜熬出的湯，加入鉢中。這種吃法叫「泡饃」，也就是藍布條上的兩個大字了。西安人再澆兩湯羹辣椒油，嚴寒天吃出一面汗珠。

比泡饃更吸引人的，有街頭食檔的刀削麵，伊達立即說：「小李飛刀啊！」

受師傅「小李飛刀」的吸引，特意上前光顧，要了三碗刀削麵。師傅應聲好的，站在一大鍋沸騰的羊肉菜湯邊，把麵團放在左肩上，開始他的操作，只見他不用手扶，右手拿起鋒利的鐵片，一刀一刀的削着麵條，一刀下去，飛出薄如紙，狀似柳絮的麵條，刀法密麻麻的，麵片如柳葉紛飛，想起「滿城飛絮」的句子，一片片落到大鍋的熱湯，師傅撈起來，澆上滿滿一大鉢湯，完成香噴噴的刀削湯麵，看得我們眼都直了。三人站

在馬路露天冷風下，各自捧着一大鉢熱氣騰騰的刀削麵喝起來，湯味真香濃，驅去寒氣身體和暖起來。簡而清放下湯鉢說「堅料」。

最後一次與簡而清午餐聚，在利舞台的大風堂，還有武打電影大導演張徹，兩人皆乘黃鶴，與西安小李飛刀都成往事。

說到火鍋，想起「白雲巴衣」的美食。有一次四川商品來港展覽，開幕酒會以四川點心代替酒店慣用的西點，一時令人感到別開生面。點心中有一「白雲巴衣」，其實是本港上海館子的鍋巴的另稱。鍋巴以四川馳名，特別是昭覺寺的鍋巴名揚海內外，主辦人特意以川式點心招待嘉賓，使人留下新鮮印象。

「白雲巴衣」的巴衣，是四川人對鍋巴的叫法，香港人叫飯焦，北方叫鍋巴，酒會的巴衣是我吃到最好的鍋巴，比本地北方館子的厚，入口酥化，本港沒見煮成這樣又厚又酥化的飯焦，酒會主人說，這是由四川運來的「白雲巴衣」，還說四川的巴衣以昭覺寺的最好。

昭覺寺建於唐貞觀年間，廚房甚大，寺內的大鍋聞名遠近，當年有僧人五六百人，用一隻大鍋煮飯，廚子下米、放水、洗擦靠一把梯上落，就是這隻大鍋，出了四川開名的巴衣。巴衣可以乾吃，可以泡湯，奇怪的是昭覺寺的巴衣以豬肉佐料，加入冬菇豆苗、薑葱。有人不解僧人之地可吃葷，從藏傳佛教不禁葷即可理解。時光匆匆，好些人事留下不少回憶，現在是我孫兒的一代去四川遊覽了。

逝影留心

——一些老照片勾起的回憶

顏純鈞



往事鈞沉
八十年代末與陳松齡先生到北京公幹，那時我們正大力推薦內地作家給香港讀者，策劃一個「天地文叢」，幾乎囊括了當年最活躍的一批作家：王蒙、張潔、劉心武、叢維熙、梁曉聲等等，我們在酒店請他們吃飯，就在餐桌上，我們隨意分別拍了幾張照片。

那年頭文學藝術死過翻生，作家們意氣風發，席間個個談興都很濃，王蒙、劉心武都是能侃的，梁曉聲更口燦蓮花，張潔身材很高，穿一件米色大衣，很有風度。

後來王蒙多次來香港，他在座談會上發言永遠妙語如珠，劉心武也有機會再見過，其餘的作家竟都沒有重逢的機會了。

「文革」後冒出來的作家，像賈平凹、蘇童、王安憶這幾位，因為都是我們的作者，也都一再來香港參加活動，我都留下不多的一些合照。和王安憶的合照，還是三聯書店舒非女士作東請吃飯後，在銅鑼灣街頭，車水馬龍側畔拍的，那時彼此還不熟悉，都有點拘謹。

九十年代末新世紀初，香港的出版業蓬勃，我們策劃了一套「當代散文典藏」，囊括了不少著名學者作家。有一次白先勇先生來，我們請他吃飯，陪同的都是同一系列的作者：林行止先生、劉紹銘教授、董橋先生、鄭樹森教授、李歐梵教授和夫人，真是濟濟一堂。台灣作家中來得最多的是白先勇，有機會我們總會見面，

一起吃飯聊天。有一次我代表天地圖書，古劍代表《文學世紀》，我們一起請白先生吃飯，那次來有葉德輝、李大洲、黃燦然、舒非等人，想起那些無拘無束高談闊論的場合，真是令人懷念。

大約也是九十年代中，有一次似乎是作聯組織了一批香港作家到深圳活動，記得戴天先生、也斯、葉德輝等人也都去了，我和也斯、葉德輝一起拍了一張照片，那時大家看上去竟都年輕有朝氣，作家之間的關係都很融洽。戴天先生和我住一間房，雖然是第一次接觸，但晚上聊天到深夜，不知爲什麼，竟沒有和他合拍照片。

往往就是這樣，我們拍照時都不在意，以爲都是例行公事，拍完就算，也相信以後還有很多機會，但實際上的機會一過去就沒有了，一生一世都沒有了。我手邊真的沒有一張和戴天先生的合照。

反而和痲弦先生留下一張合照。那是在溫哥華作家協會的一次活動中，和痲弦、許行先生三人合影，痲弦先生有他招牌式的溫厚委婉的笑容，許行先生手上不知拿着什麼。那也是九十年代末期的事，痲弦先生每次出席活動，也都像說相聲一樣，削皮話連篇，有時甚至抖個包袱，總之笑聲不斷。在我印象中，海峽兩岸作家中，最能講話的，一個是王蒙，一個就是痲弦。

俱往矣，這些老照片，這些有幸親炙過的精彩的人，他們的身影留在照片裏，他們的音容笑貌留在我心中。

(下)



如是見
衆所周知，重慶是個山城。而於你，山城是什麼概念？或許，你會說：這還用問嗎，當然是山多啦。

沒錯，重慶就是山多。可那是什麼樣的山呢？很高吧，高到什麼程度？

沒踏足過重慶的人，是無法想像的。這「無法想像」，包含着另一層意思：得先放下你的常識，同時也得放下普遍的想法。換句話說，你的思維要轉換，不能以普遍的常理去看重慶。

重慶的特色，不僅僅是山多，還有丘陵和許許多多的坡。自古以來，重慶的房子都是依山勢而建，因此重慶人打從會走路開始，就得爬坡。即使不出門，坡還是得爬的。

關於重慶的坡和房子，梁實秋在他的《雅舍小品》裏寫得很傳神。他的「雅舍」在半山腰，朋友來訪，得先爬七、八十層土階，

屋在山上，坡在屋裏

李憶君

進得屋來，仍然得爬坡。因爲地板是依坡勢而鋪的，因此「一邊高，一邊低，來客無不驚嘆，我則久而安之。每日由書房走到飯廳是上坡，飯後鼓腹而出是下坡，亦不覺得有大不便處……」

這不就是「屋在山上，坡在屋裏」嗎。雖有點怪，倒也不難明白。

難明白的是，在重慶，你不能以常理思考，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即使是親眼所見，親身所歷，還是不敢相信。

且說那天抵達重慶時已是傍晚時分，在高鐵站僱了輛麵包車直奔旅行社，報名參加一小時後出發的看夜景團後才去酒店。重慶夜景之炫麗璀璨早已聞名遐邇，是大夥期待已久的，雖然飢腸轆轆，仍覺得看夜景比較重要。便問櫃台人員，我們放下行李後想去隨便吃點東西，附近有簡便快捷的食店嗎？回答說有啊。你們住十二樓嘛，按電梯上

二十二樓，出電梯就有了。沿路下去就是江邊了。

我們一聽，呆了，怎麼上了二十二樓，出來會有馬路？還可走到江邊？這江之邊，是長江還是嘉陵江？江怎麼會上樓了呢？

果然，出了二十二樓電梯，先看到天橋，再直走，是一條車水馬龍的大馬路！

接下來的幾天，我們天天都「安步當車」，在上下難分中走上走下；一會在大廈的頂層，一會又鑽到地下去了。多少回明明是在路上，卻實實在在走在人家的屋頂上。這種上天入地的落差，不斷地形成巨大的心理衝擊——不論我是從第幾層樓出去，總是見到有條馬路橫在面前！我是徹底被搞昏了。更誇張的是本地人給遊客派的定心丸：「若在十幾層的酒店房間，你忽然看見窗外有人影兒物，別怕，那不是鬼魅，也不是小偷，是路人。」



◀重慶的房子依山勢而建

資料圖片

重慶概稱有三千萬人口，加上外來的，應不止此數。而整個重慶城市就建在一座座山上，故房子一層層建得像梯田。城區高樓大廈林立，大廈裏的電梯是交通工具之一，市民上下班，用類似Touch'n go（一觸即通）的卡搭電梯。立交橋多不勝數，重重疊疊好幾層，坐在車裏恍如上天入地；還不時來個九十度的大回轉。輕軌從人家的房子穿過，屋裏的人毫無感覺，那是重慶人的避震隔音工夫了得。重慶的交通不僅翻山越嶺上天入地，那動輒一兩百級的台階，被稱作梯道。懂吧，那是讓人行走的道。所以，說不定哪天你走在行人道上，忽然驚覺是走在人家的陽台上。這完全是有可能的。

今天的重慶是個先進城市，已不是梁實秋筆下的模樣了。當然，房子仍是建在山上，丘陵樓架，坡還是高。高樓大廈順着山體的形勢而建，最要緊是地基打得穩，故起碼

六七層樓深，不然怎撐得住高矮參差不齊的建築。

同時這也是個最容易迷路的的城市，你不但被搞得昏頭轉向，迷失方向，連上下左右都分不清。於是有人說，這是個魔幻的城市。我說呢，這城市「天馬行空」。